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綱目續麟凡例　附録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周　鋐

謄録監生臣曹夢齡

綱目續麟　　　編年類

提要

臣等謹按綱目續麟二十卷校正凡例一卷附録一卷彙覽三卷明張自勲撰自勲字卓菴南昌人是編成於崇禎癸未首為校正凡例一卷列朱子凡例與劉友益書法凡例而各著所疑次為附録一卷備列朱子論綱

目手書十二篇及李方子綱目後序王柏書綱目大全後徐昭文綱目考證序證綱目一書非惟分註非朱子手定即正綱亦多出趙師淵手併證劉友益誤以晚年未定之本為中年已定之本遂不求端訊末強辨誣真其續麟二十卷則按原書次第摘列綱目及考異書法發明考證之文而一一辨正其是非彙覽三卷則列增刪正綱者三千六百四十

餘字增刪分註者四百四十餘字蓋彙覽為改正之本而續麟則發明改正之所以然分註之文彙覽僅改其年號君名謚號之類而其他所當改者以其文太繁則散見於續麟中蓋二書詳畧互見相輔為用者也其宗方孝孺之論不以統予秦晉隋未免儒生膠固之見然其他參互比校每能推其致誤之所以然如唐以前太子即位皆書名至唐獨不

書名劉友益曲為之說自勲則以為太子即位前史皆書名至唐書本紀獨不書名綱目不過誤從史文不必強為穿鑿又如漢景帝中元年十二月晦日食綱目漏書三年九月晦日食既綱目漏書既孛自勲以為皆漢書本紀先漏綱目但據本紀而未見五行志故有此失別無他義皆足破陋儒附會之說他若唐太宗貞觀元年書徵隋秘書監劉子翼

不至劉友益書法稱書不至何美子翼也尹起莘發明亦以特書隋官為美之自勲則據唐書劉禕之傳載子翼後復召拜吳王府功曹叅軍終著作郎宏文館直學士謂綱目失考誤以為陶潛一例如是之類其說皆鑿鑿有徵非故與朱子為難者比至於凡例稱曹丕劉裕書姓而綱目書宋王裕乃無劉字又凡例稱官者封爵皆加官者字如鄭衆之屬

而綱目書鄭衆封鄭鄉侯乃無官者字用證綱目傳寫刊刻不免訛脫不必以鈔胥刻工之失執為朱子之筆削為尤洞悉事理之言視徒博尊朱子之名而牽合迂謬反晦朱子之本旨者相去遠矣乾隆四十四年六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綱目續麟原序

士必通經而後可以學史史者經之翼也經不明則權衡輕重莫適主焉余服膺六經四子有年而取義尤在易與春秋易春秋葢名殊而實同者也孔子本易以作春秋而予本春秋以治綱目雖大儒筆削不能無議諸家推揚過情襃稱失實予不復置喙獨怪紫陽自謂綱欲謹嚴而無脫畧目欲詳備而不繁冗予觀其書綱畧而不嚴目冗而未備何自相矛盾與或曰屬筆於門人

趙氏故欠詳謹或曰欲加更定而力未暇或又曰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為恨然則綱目固未定之書而説者斷然謂朱子蚤歲所作非晚年絶筆不亦誣乎乃若書法發明據提要而背凡例考異考證泥凡例而戾書法豈惟非春秋之旨即綱目義例益牴牾不可信予竊不自安輒為訂定凡二十卷名曰綱目續麟雖未必盡當要無失乎春秋之義而已敢云知罪俟後世哉宜春張自勲謹書

欽定四庫全書

綱目續麟凡例

宜春張自勳撰

校正綱目凡例

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未嘗立例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史氏有例自綱目始今觀總列十九門統系歲年名號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賊廢徙祭祀行幸恩澤朝會封拜征伐廢黜罷免人事災祥分註六十四如統系例分正統列國篡賊建國之類詳見各條凡例非不明且悉

也然隨事異文有非例所可拘者如王莽得政遷官凡例既與董卓曹操並稱篡賊例註云王莽董卓曹操自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依范史直以自為自立書之及莽為太傅加號升位九錫綱目復以上命為辭漢平帝元始元年莽為太傅不書自三年加安漢公莽宰衡四年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五年加安漢公莽九錫書法云曰升曰加命猶自上出也豈背例哉良以莽之篡漢由太后啓之也莽惡易見后罪難知故書法如此考異不察徒執例以繩綱目書法雖以綱目為據又與凡例矛盾集中頗為論定猶恐後世轇泥凡例而不可解輒

舉一二未當者自矛盾者並附已見考興者不錄與夫劉氏之傳會汪氏之妄駁並著篇端以明例不可執要以義為主義明而例自具雖不言例可也

朱子凡例

統系例曰凡正統謂周秦漢晉隋唐

愚按秦晉隋不可謂正統凡例與周漢唐並稱非是詳見秦晉隋始年大書秦始皇二十六年晉太康元年隋開皇九年

又曰篡賊謂篡位干統不及傳世者註云如漢之呂后

王莽唐之武后之類又名號例曰簒賊曰某註云新莽之類

凡例既以武后與王莽並稱莽稱名如云新莽始建國某年及莽廢孺子之類而武后猶稱氏時武后自名曌綱目不書周曌仍稱武氏非是亦自矛盾

又曰凡諸國號從其本稱或屢更易即從史家所稱而於建國之始即註云是為某國註云如晉太元十年乞伏國仁稱單于即註云是為西秦

按姚萇自稱秦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是為後秦孝静立於洛陽梁中大通六年甲寅是為東魏並不見分註何也周太祖廣順五年劉崇稱帝是為北漢亦不註

歲年例曰凡正統大書横行之下朱書君名註云如云午又曰惟篇首前無所承故立此例後有即位在今年内者用之

按綱目始威烈二十三年正前無所承者午字宜大書而反細註何歟他如漢昭烈唐肅宗並即位在今

年內者昭烈即位在章武元年四月肅宗即位在天寶十五載七月而大書分註並不列名俱非

又曰凡天子繼世則但於行下朱書謚號註云如安王二世皇帝之類不名者名已見其後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以其非有天下之號也被廢無謚如晉帝奕之類固當然漢後主亦無謚者蜀謚曰思公不稱帝不書帝禪何也〇愚按凡被廢者即有謚亦不可書如漢孝獻乃魏明帝所謚昭烈謚帝孝愍綱目不書晉

懷愍乃漢劉聰所謚今大書於冊是亂賊得謚君父
僣竊得謚正統可乎唯一凖帝奕例書名示不與其
謚也史綱于漢獻但書帝協不書孝獻皇帝得之
即位例曰凡正統周王繼世曰子某立秦更號曰王初
并天下更號曰皇帝繼世曰某襲位註云胡亥從本文
胡亥襲位趙高立之也不當從本文不可以胡亥為
例
又曰漢以後創業中興曰王即皇帝位繼世曰太子某

即位

太子即位宜書名朱子立例非不正惟唐世即位者但書太子不書名自是因唐史之舊唐書本紀但書皇太子即皇帝位不書名遂爾闕漏書法以為例不書名非是朱子凡例耳

又曰凡無統自漢晉以後用僭國例但稱帝者不書姓註云如晉王炎齊王道成之類

炎與道成亦當書姓以明更姓之義不必殊之於丕

裕也凡例曹丕劉裕書姓然刊本宋王裕亦漏劉字說見考異凡例

改元例曰凡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為正其在廢興之際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而註所改於下註云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黄初而通鑑從是年之首即為魏黄初又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于目録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

按建安二十五年今已正之分註魏黄初元年至章武三年仍稱建興與目録舉要何異他如晉武帝太康十一年四月武帝始崩而綱目于歲首即大書惠帝永熙元年皆非又如漢延熙十七年九月司馬師廢魏主芳十月立髦分註即於是年之首書魏主髦正元元年不録芳嘉平六年景耀元年九月孫綝廢吳王亮十月立景帝休分註即於歲首書永安元年不録吳太平三年俱與例不合○按綱目于齊昭業魏閔帝皆以前為正獨建興永熙等不録先君之號非自矛盾失於更定耳故當正之

尊立例曰凡正統尊立皆書尊曰尊某為某註云後凡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尊皇后為皇太后皆用此例

按漢文帝尊母薄氏為皇太后不書景帝立妃薄氏為皇后不書漏者尤衆不及備錄

崩葬例曰凡正統皇后自殺曰自殺有罪即加有罪字註云上文已書反逆者不必加有罪字如衛后戾太子是

衛后非反者今以之入有罪例非是詳武帝征和二年

又曰無罪而以幽死者曰幽殺之

既以幽死則幽即所以殺之也不必更加幽字

又曰秦漢以後王侯死皆曰卒註曰薨乃臣子之辭不當施之國史也

王侯書卒不書薨立義甚正然公主妃妾亦有書薨者唐武德九年書平陽公主薨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書武惠妃薨不尤甚於王侯乎又況王侯如襄王重茂玄宗開元二年書襄王重茂薨於房州寧王憲二十九年書太尉寧王憲薨並書薨何也考異但舉劉從諫昭義節度使見武宗會昌三年劉瞻同平章事見僖宗乾符元年書薨之誤而不及諸

王公主妃妾亦未詳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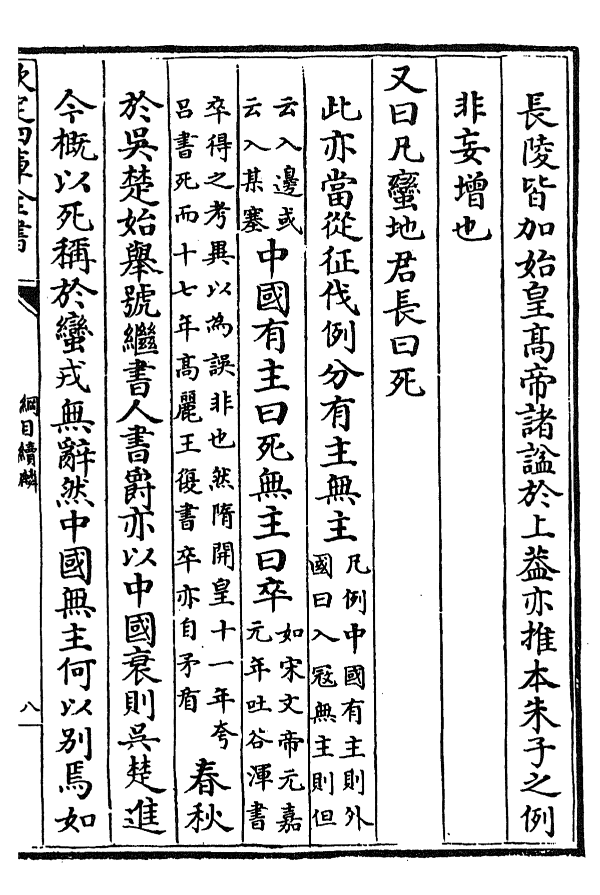
又曰凡無統之君稱帝者曰某王某殂稱王公者曰某王公某薨隋義寧二年猶無統也而秦楚之王卒書卒何歟其后夫人如僭國例僭國例書卒

后夫人亦當書殂書薨如君王例○愚按無統之后夫人猶正統之皇后也觀春秋公與夫人並稱薨無異文可證正統皇后書崩無異辭凡例正統曰崩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曰某某后某氏崩獨於無統之后夫人有異例乎按陵廟例后與君同據晉獨殂卒殊科非是

武帝泰始四年太后王氏十年晉后楊氏亦書殂後魏文帝太和十四年太后馮氏並書殂則此條凡例宜改正况僭國如劉宋路太后亦書殂明帝泰始二年例安在乎

又曰凡正統之后特葬者曰葬某謚皇后於某合葬不地註云如漢光武昭烈之類

按昭烈葬惠陵不見綱目况后乎此皆闕漏之顯然者後儒必謂綱目無闕漏特未詳考耳○據正統后葬書謚獨諸帝但書葬某陵不書謚何也愚於驪山



長陵皆加始皇高帝諸謚於上葢亦推本朱子之例非妄增也

又曰凡蠻地君長曰死

此亦當從征伐例分有主無主凡例中國有主則外國曰入寇無主則但云入邊或云入某塞中國有主曰死無主曰卒如宋文帝元嘉元年吐谷渾書卒得之考異以為誤非也然隋開皇十一年夸呂書死而十七年高麗王復書卒亦自矛盾春秋於吳楚始舉號繼書人書爵亦以中國衰則吳楚進令概以死稱於蠻戎無辭然中國無主何以別焉如

南北朝前後五代諸君頗可以漢唐全盛時待之哉中國有主割據書死王公書卒中國無主割據書卒王公書薨宜著為例

又曰凡正統追尊皆書

按唐代宗追尊母為皇太后僖宗追尊母為皇太后皆不書宣宗追尊母鼂氏為皇太后亦不書

篡賊例曰凡以毒弒者加進毒字而不地註云不可得而地故加進毒以著其實如莽冀之類霍顯又加使醫字

此條凡例與幽殺同誤不必從○按許世子不嘗藥春秋直書弒其君見魯昭公十九年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並未嘗加進毒字張氏曰孟子云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盜既已弒矣何毒之可言哉必欲一一明著其實則抽戈刺髦者不又當書刺弒乎漢後主禪景耀三年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分註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語云惡莫憯于意鏌邪為下進毒抽戈雖殊其弒君之意一也固當畧其械而誅其意據王苻霍顯皆不書進毒使醫或自覺其非而更定之考異猶欲於韋后弒中宗補進毒

二字何其謬也

又曰疑者曰中毒崩註云如晉惠帝之類史言或曰司馬越之鴆而通鑑不著其語今但如此書以傳疑而著史家本語於其下

既云中毒則鴆明矣何疑之有必欲傳疑或但書暴崩可也然漢成帝之崩分註亦言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綱目但書帝崩而不言中毒何歟按梁冀弒質帝亦於煑餅置毒使左右進之綱目特書弒帝史稱惠帝食餅中毒而崩愚意但問其所食之麫何自而至則弒

否明矣宫闈之事深隱難知當時既云司馬越之鴆豈無所據徒以疑例書之使越逃弑君之罪也乎

祭祀例曰凡雜祠祭因事乃書或有得失可法戒則特書之註云得如始皇祠舜禹高祖祠孔子之類

始皇祠舜禹不可與高祖祠孔子同日語詳始皇三十七年

又曰凡置酒宴饗因事乃書

秦王政十年齊趙入秦置酒可不書凡例見朝會條分註

恩澤例曰凡恩澤皆書正統曰赦○非正統者曰赦其境内

非正統而赦者既冠以國名統系例曰諸國事各冠以國號不連書則所赦之為境内明矣不必更書境内如凡例所云則正統不當書赦天下乎既書境内以著其狹不書天下亦何以見其所赦之廣乎按宋武帝永初二年書大赦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元年書大赦皆無境内字非正統者書赦而去大字宋魏書大與正統無别亦非則此條凡例當是未經更定耳不必從

朝會例曰凡割地從小入大曰某獻某地於某從大入

小曰某與某某

周赧王入秦可謂從大入小而綱目書獻赧王五十九年書秦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何與

封拜例曰凡正統封王皆書曰立某為某王註云自武帝元朔以後封王無事義者皆不書

按漢炎興元年漢亡北地王諶死之非無事義者綱目不書立子諶為某王非是

又曰封侯有故乃書曰封某為某侯

漢呂后封宦者張澤為建陵侯景帝封匈奴降者徐盧等為列侯匈奴宦者封侯自呂景始非典故者綱目不書非是

又曰褒先代聖王之後而封者悉書之註云武帝封姬嘉成帝封孔吉

按元帝封孔霸為關內侯初元元年光武封姬常為周承休公建武二年皆不書按建武五年封孔安為殷紹嘉公十四年封孔志為褒成侯晉太元十一年封孔靖之為奉聖侯宋元嘉十九年封孔鮮為奉聖侯北齊天保元年封孔渠為恭聖侯隋文帝

封孔長孫為鄒國公唐貞觀十年封孔德倫為褒聖侯皆不見綱目

又曰凡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註云如鄭衆之屬以著刑臣有功之始

按鄭衆為鄛鄉侯和帝永元十四年不書宦者況其他乎謂綱目無一字脱誤者非也李輔國進爵博陸王不書宦者

又曰凡親戚貴重者書其屬註云如元舅王鳳之類以著外家與政之禍

按梁冀弑君楊堅篡國皆與政之禍而不書屬何歟

又曰凡正統命官曰以某人為某宰相皆書餘官非有故不書註云有功有事若其人之賢否用舍繫時之治亂安危者乃特書之

按賢如諸葛亮繫蜀漢安危非無事功者餘官猶當特書初除丞相不特書章武元年謬甚

又曰凡宦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宦者字註云如石顯之類以著刑臣與政之端

按趙高為中丞相高力士為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楊思勗為大將軍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皆不加官者字

又曰凡錄功臣子孫皆書註云如宣帝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封蕭何子孫之類

按景帝封蕭何孫係蕭係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作嘉或疑其有二名未知孰是為武陵侯景帝元年武帝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為列侯元光三年不書唐代宗錄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齡杜如晦等後大歷五年昭宗訪武德功臣子孫大順二年皆不書

征伐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于外國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擊

征討攻伐不必泥當以有罪無罪為主彼有罪而我伐之雖外國得稱討彼無罪而我攻之即臣子宜書擊春秋于齊桓公書伐楚于晉定公則書侵可見無定例惟義是視而已晉穆帝永和八年謝尚激叛張遇不書討而書攻可証令不問其有罪無罪概謂臣子不書攻擊外國不書征討則是玁狁宜猾夏而湯武無天討可乎考異但舉征討攻擊之互誤者為辭而不知凡

例之分別征討攻擊非定論也

又曰凡人討逆賊而敗者亦曰不克死曰死之註云劉崇翟義之類

馬適求謀誅莽不克（新莽地皇元年）宜入此例書法以死下闕之字（史綱有之字）遂謂與慷慨就義者異非是

又曰凡非正統而相攻先發者不曰寇陷後應者不曰征討

按漢唐正統也而隗囂下隴不書陷（光武建武六年）吐番陷

長安而書入代宗廣德元年宋魏非正統也而柔然侵魏書冠宋攻楊難當書討皆誤

罷免例曰凡謝病請老致仕宰相賢臣則書註云張良王吉二疏韋賢之類

許敬宗宋齊丘不可謂賢亦書致仕宦官楊復恭仇士良尤非敬宗齊丘比亦書致仕尤誤按范延光亦書致仕益見

此條凡例非定論

誅殺例曰凡誅殺叛逆或大罪曰某官伏誅或曰誅某

官某或曰討某官某誅之

按誅殺例宜分三等罪大當誅者曰某伏誅高肇宜入此例

魏文帝太和二十一年穆泰陸叡伏誅不書官得之劉當誅而失刑者曰某死騰田承嗣宜入此例罪微而無可稱者曰某卒而已胡廣崔光等宜入此例

討而誅者曰討某誅之宇文護等宜入此例不討而誅者曰誅某綱目凡有罪者皆書官是用人者不能無過非所以治臣子也

人事例曰凡諸臣之卒惟宰相悉書

漢文帝十一年丞相周勃卒不書晉武帝太康五年杜預卒不書凡例賢臣特書依賢相例

又曰賢者曰某官某爵姓名卒而註其謚宇文士及李勣等不當註謚而註謚魏徵李靖高士廉宜註謚而不註皆非

又曰凡簒賊之臣書死註云如范增王舜揚雄之類按項梁非簒賊之臣而書死以賊目梁是予秦也與大書奪秦予漢之義矛盾賈充桓温輩與舜雄無異而書卒非是○愚謂簒

賊之君亦當書死綱目於呂（漢呂后）武（唐武后）曹（魏曹丕）劉（宋劉裕）書崩書卒何其嚴於臣而寬於君也

災祥例曰凡災異悉書

漏者甚衆（如兩漢災異僅據本紀不攷天文五行志無怪其漏全史具存不能悉著）

劉友益書法凡例

正統例曰凡天下混一為正統（以混一為正統金海陵王之言非定論也）

愚按混一止可謂大統不可謂正統正不在大如以大統為正則蜀漢偏安寧得為正統乎（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位

書法隨例附會不知辯正如此乎可以類推

皇后例曰西漢書立夫人或倢伃某氏為皇后東漢書立貴人某氏為皇后止書立皇后某氏或書立某人女為皇后者變例也

按朱子凡例云立后曰立皇后某氏非正嫡曰立某氏為皇后則止書立皇后某氏者恒稱也書法與書立某人女並為變例非朱子本意

皇太子例曰漢以下書立子某為皇太子繼世書太子

其即位其不書名者變例也惟唐世例書太子即位其書名者變例也舊本作不誤唐世亦當書太子其即位綱目不書名據唐史耳唐史皆稱皇太子即皇帝位不書名如高祖初立建成為太子及即位乃世民非建成也不書世民安見其庶奪嫡哉況同一皇太子漢以名為例而唐以不名為例亦自矛盾

大臣例曰丞相三公拜免悉書之

按朱子封拜例註云自永初元年以後三公因事乃

書故周章為司空不書書司空周章自殺所謂因事而見書法謂三公拜免悉書非也

又曰唐以來丞相罷為他官賢者則書罷為某官否則書罷而已

按牛僧孺不可謂賢亦書罷為某官非是

又曰兩漢卒具官爵書姓者為美辭不書姓者為恒辭蜀漢至晉以後無不書姓者不書姓者變例也

既以書姓為美辭則蜀漢至晉以後無不書姓者豈

皆美乎始以不姓為恒辭繼以不姓為變例姓之不書一也而有恒變之別何歟

又曰宋魏至陳無不具官者非賢不録也

按褚淵王儉沈約范雲之流綱目皆具官或書爵録之果可為賢乎

又曰隋唐具官爵者皆美甚者書謚

書謚自綱目之誤朱子凡例註已言之崩葬例註云謚非生者之稱今加于薨卒之上亦非是今正之書法猶謂甚者書謚何弗察也

汪克寬考異凡例

即位例曰復號曰某國復稱王註曰如西秦之類今刋本晉武帝太元十年書乞伏國仁稱單于註云是為西秦十三年書西秦王乞伏國仁卒而不書西秦復稱王疑脫簡也

西秦稱王自乾歸始（乾歸國仁弟）然晉史謂義熙（晉安帝年號）三年僭稱秦王而綱目見於太元十九年分註又不特書至義熙五年始書西秦復稱王愚按始不書稱

王今據分註補書于太元十九年而後書復稱既失緣起考異不詳
其始尤以已書者為脫簡俱謬

篡賊例曰凡以毒弒者加進毒字而不地註曰霍顯又
加使醫字今刊本但書曰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而不書使醫進毒恐漏

使醫進毒例不必從駁見朱子凡例考異以為漏非
也

封拜例曰凡殊禮皆書註曰王莽加號九錫之屬王莽

是自為之以自為書今刊本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升宰衡諸侯王上加安漢公莽九錫並不書自愚按篡賊例註曰王莽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依范史直以自為自立書之今董卓曹操司馬昭等遷官殊禮皆稱自惟王莽不書自葢誤漏耳

按范史無王莽未嘗書自為范史始光武不錄莽事凡例但以莽篡與操昭等故一施之唐太宗殺建成而代其位視操昭一間耳綱目見不逮此何歟然王莽不書自罪太后也不得以曹董比曹董

乃真自為者莽非太后何自而進故封為新都侯曰太后弟子為大司馬曰太皇太后以皆罪始之者也自莽弑帝以後元始五年歸獄於莽雖不書自為亦不可掩矣此條凡例不必從

征伐例曰僭名號曰稱註曰周列國稱王今刋本周顯王三十五年書齊魏稱王四十四年書秦初稱王四十六年書韓燕稱王註曰時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令國人謂巳曰君而赧王十七年下註趙惠文王元

年則趙已稱王矣然不書趙稱王疑漏也

趙稱王乃臣子之辭不當以惠文為證趙世家但云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亦不言惠文稱王如考異所云則五國相王在武靈王八年而世家於肅侯之卒即稱子武靈王立史記六國表亦於顯王四十四年書趙武靈王元年亦將謂武靈已稱王乎況分註言不肯亦曰武靈王是知稱王者臣子尊上之辭非當時已稱王而綱目脫漏也觀赧王九年趙畧中山綱目仍書趙君不書王益見考異之誤

克寛按書肆所刊綱目如英布誤作黥布狄道誤作秋道劉裕至彭城戒嚴誤作解嚴之類未可悉舉今取其關於義例之切要者附攷凡例之後庶初學受讀者可以無惑云

按英布史記亦作黥布云姓英氏惟前漢書目錄作英布而本傳仍從史記作黥布或曰布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布改姓黥以厭之春秋時有英蓼皋陶之後後魏高允謂布刑而王乃皋陶用刑之餘釁姑借以警人主慎刑之意不可為定論此綱目失於更

定非刊本誤也（黥布之誤僅見漢四年立布為淮南王前此呂臣得布軍項籍立布為九江王皆作英汪氏概指為誤非也）乃若劉裕至彭城本屬解嚴（詳義熙十四年）考異以為誤何以解學者之惑耶（如唐中宗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分註明言殺三思崇訓于其第本當作誅考異亦以為誤非是）他如嫪毐作嫪毒（毐依海切毒音讀）擊擄作擄擊（訂補仍作擄擊非是）遺樊噲作遺樊噲呂氏五年作三年戊午作庚午田戎作田茂西城作西域西夷作兩夷梁州作涼州左遷作差遷乃書肆刊誤耳（孝哀皇后就國自殺國訛作國並當改正）

甚矣立言之難也書法考異豈樂以瑕疵示人哉
無亦寢淫而不自知耳予雖訂綱目心未嘗不凛
凛焉後有識者恕其僭而是正之予不勝幸若曰
大儒成書一字不可易則非予所敢知也卓菴氏
又書

綱目續麟凡例

綱目續麟附録

宜春張自勲撰

朱子論綱目手書

答呂伯恭

綱目此中正自難得人寫亦苦無專一子細工夫所修未必是當請更須後也

工夫不専一子細如何能編綱目朱子自知未必是

當後人必謂一字不可易非也

答蔡季通

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語極佳如立口賦法及求賢詔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有看了冊子旋付此童來幸甚

推類添入屬之季通可見綱目非出一手劉氏定為朱子自作非是

又

視至通鑑本末並註綱目提要第九第十冊以是未定未曾寫此物甚難作書法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舊有例一冊不知曾幷送去否

綱目固不可與春秋同日語然用其意以成書未為不可朱子謂全用不得特未悉春秋之意耳

答李濱老

通鑑之書頃嘗觀攷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隱括別為一書而未及

就衰眊浸劇草藁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為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

觀衰眊浸劇大懼不卒之語益信劉氏謂強仕成書非晚年絶筆之謬

答潘恭叔

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葢心目俱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強或當以漸成之耳

又

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畧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為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業終為千古之恨耳

據此二書知朱子始欲自為獨心昏力衰不能卒業故以付訥齋耳合與訥齋諸書觀之自見

與趙訥齋一

綱目看得如何得為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

謂之續成則前此猶未成也可見謂綱目為朱子全

書者非是

二

通鑑綱目以眼疾不能細看但觀數處已頗詳盡東平王蒼罷歸藩連下文幸鄴事原本漏已依所示者補之矣此書無他法但其綱欲謹嚴而無脫落目欲詳備而不煩冗耳

謹嚴詳備無脫落煩冗盡綱目之法惜書不副言耳後世作史者不可不知此義

三

綱目想閒中整頓得儘可觀恨相去遠不得相聚討論也

此書病獘在此訥齋雖賢未必可任綱目之責而朱子專以整頓屬之訥齋又不獲相聚討論無怪其誤也

四

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為一一看過

否若閤中能為整頓得一番亦幸事也巡幸還宮當如所諭但其間有事者自當隨事筆削不可拘一例耳後漢單于繼立不書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詳載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類耳更告詳之却於例中畧見其意不見凡例疑漏

隨事筆削不拘一例深得春秋書法之旨益信例不可執朱子已自言之惜諸家弗察耳至匈奴以盛衰為詳畧亦當但例中止云蠻地君長曰死無不詳繼

立之意何也

五

閒中整頓綱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恁處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史書不好看損人神氣但又要知不奈何耳古人著書皆不得已而後言如朱子此等語殊覺牽强某今此大病幾死幸而復蘇未病時補得稽古録三四卷今亦未敢接續整理復欲續大事記熙寧以後亦覺難措手也此恐他日幷累賢者用功亦不多也

史書非獨損神氣正恐放心耳明道每謂玩物喪志良是但論世尚友舍史書便無依據大抵經以正心史以考行凡心有不可過當處取古人事質之善者從而不善者改庶無喪志之病而有長善之益此讀史之法也茍不以已為主專欲成書以示後人如来子所云未病時補得稽古録又欲續大事記此正所謂全體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見朱子與呂子約書非善著述者也

所補綱目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不知此書更合如何整頓恐須更以本書目錄及稽古錄皇極經世編年通載等參定其綱先令大事都無遺漏然後逐事考究首尾以修其目筆削之法莫善於此使予得參定諸書當更有可增損處惜僅據廿一史稍識緣起耳可歎

其有一時講論治道之言無綱可附者惟唐太宗紀中最多雖以事類強而附之然終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甚否而於崩葬處作一總叙畧依次序該載何如

新唐書概削太宗言論非是　某衰朽殊甚次第只了得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頼幾道為結裹了却亦是一事也又如稽古録中書亂亡事時或不著其用事人姓名無以示懲而作戒此亦一大眼目不可不明著其人與其交黨之尤用力者使其遺臭無窮為萬世之明鑑也

詳按諸書朱子之意非不善如云參定其綱先令大事無遺然後考究首尾以修其目便是謹嚴不漏詳備不冗之本加以隨事筆削不拘一例豈復有遺議

哉大抵此書多出訥齋手筆未能盡如朱子之意如云相去遠不得相聚討論故雖詰誠諄復卒不免誤惜哉

李方子書綱目後序

自有史冊而有春秋有春秋而有通鑑有通鑑而有綱目（通鑑綱目終不可與春秋同日語）其間蓋欲晚歲稍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焉者然其大經大法之所存是豈秦漢以後操觚執簡之士所能歷其庭而陟其級哉歲在庚

午方子始得傳此於嗣子寺正君而服膺焉

綱目宜更定者甚衆非僅一二已也朱子既知亦是一事見前書復舍綱目而補稽古續大事徒以未詳未密之書貽後人瑕疵何哉

王柏書綱目大全後語_畧

一日觀訥齋趙公文集間有考亭往來書問乃知綱下之目葢屬筆於訥齋而昔未之聞訥齋云凡例一冊已抄在此信乎果有是書也昔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

舊文不見其筆削之迹無迹可尋方是春秋若復立例則舉一廢百矣綱目所以不建春秋者此也正以無凡例之可證令綱目之凡例乃朱子所自定其大義之炳如者固一本於夫子朱子亦謂綱目義例益精密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

詳玩考亭書問非獨綱下之目屬筆訥齋即正綱亦有訥齋屬筆者觀正綱與提要矛盾可見據前書多商確整頓之語而果齋方子號亦謂欲加更定而力未暇則義例精密之說未必朱子之言也使果出朱子

之言則綱目宜精且密何以疎漏若此耶所謂褒稱失實者此類是也

徐昭文綱目考證序 畧

初朱子之修是書也凡例既定晚年付門人訥齋趙氏接續成之今所存語録多面命之辭手書告戒至甚諄切其曰綱欲謹嚴而無脫落目欲詳備而不煩冗豈訥齋屬筆之際尚欠詳謹故有脫誤失朱子之本意初學受讀者不能無疑也果齋李氏曰朱子益欲稍加更定

而未暇焉勉齋黃氏亦曰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為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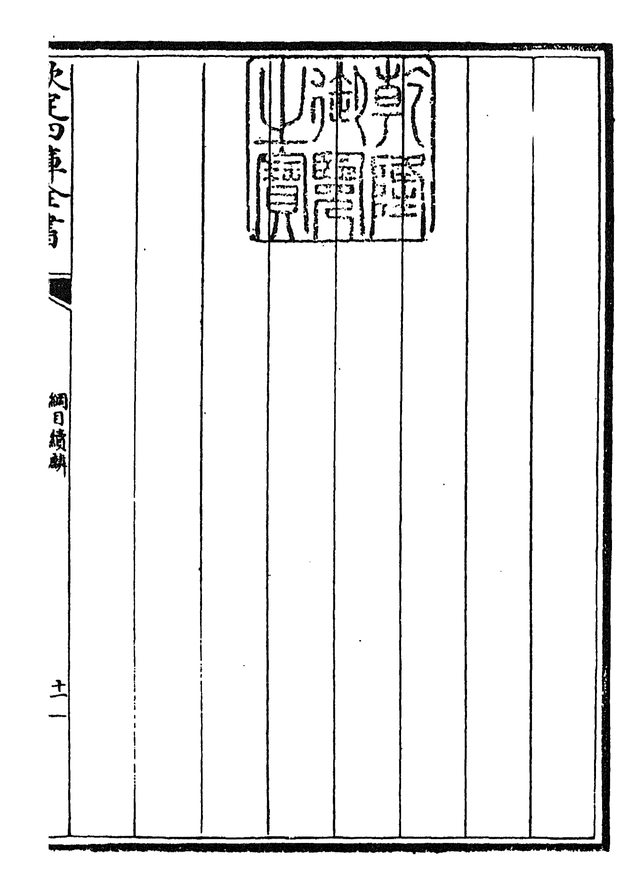
稱綱目者數十家有美無刺至徐氏始疑其脫誤益義理以漸而明有非衆譽所能掩者益信予說非誣而綱目誠未盡善顧可舍已而徇人違義以就例哉

或問賀善嘗請於其師劉友益曰或者以是書為門人作又或以為未脫稿之書劉氏力辯其誤劉氏曰胡不觀篇端之自敘乎朱子固曰輒與同志取兩公四書别為義例增損檃括矣且如尚書集傳

止曰訂定豈肯奪門人之名以為已作哉若以為未脱稿者則又不然朱子之修綱目也書成之歲僅踰强仕非晚年之絶筆也是後二十八年修書者僅九如詩傳易啓蒙通書解諸書皆在綱目已後成安有書未脱稿而遽及他書耶書未脱稿而可謂之通貫曉析如指諸掌耶即此二説可以渙然冰釋矣今録王李諸序語豈劉氏之説非歟愚按劉氏所據者篇端自叙耳自叙固云輒與同志以就此編未嘗謂已一人獨作也觀其與訥齋書曰續成一書已頗詳盡曰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又曰了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慿處又曰此事全頼

幾道為結裹了是知義例雖出朱子而接續成書則訥齋也朱子嘗自言綱目成書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有限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恐是未焚之書非已定也若以書傳為證則溫公修通鑑史事紛錯者皆劉道原名恕任之至今稱通鑑者必曰司馬光又何疑於奪門人之名邪如晉書本房喬等作總題唐太宗御撰亦此類且古有假其名以傳書者雖非所作猶將稱之況綱目始于朱而成於趙又安得奪首事者之名而與其徒哉至謂書未脱稿不應遽

及他書尤非所以測朱子者（南齊崔慰祖著海岱志未悉又著遷國二史令世如此者甚衆不獨朱子為然也）他不具論即與訥齋書方言未病時補得稽古録三四卷尚未接續整理又欲續大事記安在必脫稿而後及他書邪劉氏徒以綱目之後修書凡九證其為朱子已定之書予正為修書之多而知綱目誠欲更定修補而未暇也勉齋親受業於朱門宜得其實劉氏所云特懸揣傅會耳豈定論哉


乾隆御覽之寶

綱目續麟附録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綱目續麟卷二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曹夢齡

綱目續麟卷一

宜春張自勲撰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聲公當五年燕閔公二十四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侯籍六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新國三凡八大國

秦簡公名悼子分註不書疑漏或曰燕閔公不名何與曰史逸其名綱目無所考凡例君名註云無則闕之非簡公類

也魏文侯當列趙韓後義詳初命條

考異威烈王名細註據凡例于正統君名下註曰如云午則此午字當比晉帝奕例大書

午字宜大書不當以晉奕比奕晉之廢君午周之共主也按凡例君名註云惟篇首前無所承故立此例又曰後有即位在今年内者用之威烈即位雖在先而綱目託始實于二十三年正前無所承者不大書其名亦何以正始哉乃若晉奕之大書爲無謚也晉文帝咸安元年桓溫廢奕為東海王未嘗謚為某帝故書名午謚威烈而與無謚者

比例亦非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或謂書初當自桓王命晉曲沃始愚曰不然綱目不敢續春秋故託始于威烈二十三年猶春秋不敢及武王而始平王四十九年也必欲追原所自則湯武尤為戎首此仁山前編徒為貂續而無當于春秋之義也故惟知春秋者可以治綱目紛紛聚訟何與

考異提要韓虔在魏斯趙籍上後凡大書分註並韓虔在魏斯上

當書趙籍韓虔于魏斯之上○按史記年表先魏次韓次趙然延陵季子之使晉也見晉平公十三年曰晉國之

政卒歸趙武韓宣魏獻子之後矣是時趙武適為正卿則李子之言殆為趙發李子語見趙韓世家魏世家不載此語固知非為魏發書法宜先趙後韓蓋韓不立趙後韓厥言于晋景公立趙氏後是為趙武即程嬰杵臼所全趙朔孤兒也則晋無趙禍而韓魏無趙亦不克分晋國王伯厚云三家之簒由趙鞅歸晋始是亂晋者韓趙也而趙為甚晋陽之甲鞅實始亂春秋特書叛以罪之見魯定公十三年自是敗中行滅智伯皆趙氏主而韓魏從也尹氏發明謂秦并天下自三家分晋始三家分晋禍始于趙鞅所以首趙也惟先趙次韓次

魏晉世家書威烈賜三晉為侯亦先趙後魏綱目首魏將謂魏大于韓趙與然周衰鄭為之齊晉雖大不以先鄭所以罪鄭也庶輕重適平而趙以異姓踞同姓之上尤見韓魏附夷贏以殘本支韓魏皆周同姓魏畢公高之後韓之先亦出周武王惟趙與秦共祖則又以罪韓魏也一舉而數義備凡提要先韓與綱目首魏胥失之矣考異不加折衷徒彼此並存後之人安所從與

分註司馬公曰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故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

以名器別等威固古人制禮之義然繁纓正名乃名器之大者溫公謂為小物細務何哉仲叔于奚之請繁纓以朝也衛人許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見魯成公二年左傳子路曰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由是觀之大邪小邪細邪重邪如溫公所云是于奚之請未為非而季

路之迂孔子特未知謹微之道初非大悖于理者果孔子惜纓正名之義哉且即如孔子之意重纓與名後世猶不知慎惜名器況指為小物細務欲使人見微而知著惡可得哉按羅仲素云名器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恥于求進葢信名器不可不慎也

司馬公曰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强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苟不顧天下之誅則不請命而自立矣不請命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于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

之壞禮天子自壞之也

以壞禮罪天子固無辭矣然周之衰也齊晉是依晉不能禁韓魏之不請周能禁三晉之不俟乎當時苟有桓文之君倡大義以征之天子雖弱何難違悖逆之臣而從禮義之師哉故三晉之得為諸侯齊晉諸大國之罪也温公獨以為天子罪雖春秋正本之意然揆諸當日情事則失之矣論者無泥温公之言遂以寛三晉之誅可也

胡氏曰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為之報仇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真可謂義士矣然襄子知其如此而終殺之何以為人臣之勸哉

豫讓之死世多稱之先臣方正學獨責其不懇諫於請地之日而釣譽於既敗之後曾段規任章絺疵之不如然則讓雖殺身特婦寺之忠耳曷足道哉國士之報宜先生後死生不聞其極諫徒以一死塞責感恩有之知己則未也胡氏且謂無所為而為夫無所為而為者豈以有後無後分邪豫讓自言智伯

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明屬有為而為益見胡氏之謬使讓誠于為善智伯雖有後不失為義士今生不克救其失死而以死報之此與徒人費徒役之人名費石之紛如何異費紛如皆齊襄公嬖臣魯莊公八年齊無知弒襄公費紛如死之顧可與取義成仁同日語乎且讓至是亦無可為耳襄子殺之益窺讓之心也讓非死無以結局襄子殺之所以成讓也胡氏殊不解此胡氏獨以為襄子罪豈知讓者哉

辛巳　安王二年

考異提要有趙侯籍卒四字今刊本漏

據書法綱目不皆卒諸侯則此當從提要書趙侯籍卒刪後魏侯斯卒見十五年晉之亡趙首禍也而得安處以終故卒一趙籍而天子之不君與諸侯之失職並見矣綱目録魏去趙不知何據以為筆削是年韓景侯卒綱目不書盍書趙可以該韓魏録魏不足以著趙也

壬午 三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取元年 虢山崩壅河

壅河二字宜載分註不應大書○按春秋魯成公五

年書梁山崩傳曰壅河三日不流然經書山崩不書壅河河之壅由山之崩也此主次之别綱目幷及壅河則贅矣當依梁山例删壅河二字止於分註見之

甲午十五年魏侯斯卒烈王

宜删○按書法云綱目不皆卒諸侯有事而後卒五年書魏侯擊卒為不立太子國内亂也今卒魏斯而分註不載其事是無事也無事而書卒則諸侯之卒者宜多矣而趙籍僅見提要韓虔不載綱目何與

乙未十六年秦出公魏武侯擊趙敬侯章韓文侯元年○田齊太公和元年○統秦晉楚齊燕趙魏韓舊國八田齊新國一凡九大國

歲首分註前散後總已見者不重列此正例也是年歲結當從提要作并晉齊楚燕統舊國八原本復數秦趙魏韓與例不合宜改正

初命齊田和為諸侯

考異據卷首魏斯趙籍韓虔稱晉大夫此田和上漏大夫字

當從考異補大夫二字初字可删○按此再命也不當

書初或曰田和為諸侯始此曷為不當書初曰書初是無趙韓魏三大夫之命矣春秋時諸侯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故魯作丘甲不書初以列國之事已見者不復書初則知同為王事而再書初非也此亦推本春秋之意非必襲其辭朱子謂全用春秋不得非是

壬寅二十三年是歲齊亡統秦晉楚燕魏趙韓田齊凡八大國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書法書遂何罪辭也然上書卒無子則愈于三晉矣

無子二字宜分註不當大書齊世家不言無子但云康公卒○按田

氏并齊之志匪伊朝夕當其遷君海上（見十一年）已匹夫置之貸雖有子齊寧不為田乎況周命三晉為侯在威烈二十三年至安王二十六年（自戊寅至乙巳凡二十八年）三晉始廢其君分其地乃若田和未侯而遷其君旣侯而并其國皆在十餘年間然則齊侯得保首領以殁特齊侯之幸非田氏之厚也書法以為愈于三晉豈知春秋誅意之法哉

庚戌烈王五年韓嚴遂弒其君

分註哀侯以韓廆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于朝而并中哀侯

書法於是嚴遂刺廆于朝并中哀侯何以不書及其相韓廆大臣非死國不書廆遂二人相害則兩下相殺已耳兩下相殺不書

不書廆非兩下相殺之謂也并中哀侯則弒君為重矣春秋之義書其重者况哀侯以廆為相廆宜有格心之功乃不能使其君不為非道之悅徒以私怨致戕其君則廆之罪且不勝誅何大臣之可言哉不書及其相韓廆不足書也

辛亥六年魏惠王罃韓懿侯元年齊侯來朝

書法書來朝何嘉尊周也入綱目三十四年非卒未有稱爵者稱齊侯嘉之也

按齊雖來朝然以大夫而為諸侯其來朝也非誠尊周也所以安已之位而免於諸侯之討也王既命之復受其朝所謂壞法亂紀自王朝始故書爵書朝交譏之耳書法以為嘉尊周非是○據安王十三年齊田和求為諸侯書會魏侯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于蜀澤求為諸侯是卒外亦有稱爵者書法未有稱爵句尤誤

壬戌顯王十年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分註 衛鞅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司馬公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是以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商君以刻薄之資處攻戰之世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募民徙木輒與五十金此以詐民非不欺也 觀恐民不信四字可見 温公乃與王者之信並稱何與且如鞅之信正

所謂利不樂傷穫不補亡者温公于彼則哀之于此則稱之尤自矛盾極鞅之害遠則喪國近且滅身三十一年秦誅衛鞅車裂以殉盡滅其家上下離敗至於如此猶謂不忘信以畜民豈信亦有利不利哉温公知信為人君之寶而不知鞅之徒木不可以信言也按熊勿軒說同此可謂先得我心至謂扶蘇賜死不敢白趙高馬鹿興間言皆徒木所致尤推見至隱非淺人可及

戊辰十六年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周邑

伐當作毖○按東周君也韓安得書伐據赧王三十

四年楚欲圖周綱目猶書入寇書曰楚謀入寇王安使東周公諭止之有顯王之時韓加兵于周可以伐書者此非編録之誤當是失於更定耳故當改正

丁丑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

書法會于京師何非朝也天威咫尺而莫之朝焉以是為不恭故書諸侯不序略之也

京師者天子之居書諸侯會于京師而不曰朝無君之罪莫大焉寧獨不恭而已哉不序非略也専目諸侯而天子不君與諸侯不臣皆見矣猶溴梁之會見春

秋魯襄公十六年　諸侯皆在獨書大夫盟義在於大夫不繫乎序與否也書法膚甚

辛巳　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地于秦徙都大梁秦封鞅為商君

考異　提要無于秦二字

于秦二字不可省　按秦王政二十一年燕斬太子丹以獻猶書于秦可證　提要不必從葢此周編也不書于秦則疑于周矣提要略之非是

己巳三十七年燕易王韓宣惠王齊宣王辟彊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

考異提要書曰秦及齊魏伐趙從約解

據分註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以伐趙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然則伐趙者雖齊魏特為秦所欺非其本心也綱目書以見齊魏在秦術中而不知耳若曰秦及齊魏伐趙則是齊魏順適其意而從之非其實矣春秋傳云及者内為志又曰我所欲曰及

且明著蘇秦去趙適燕又以見從約不足恃上年書六國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而六國以秦為長特廹于一時恫喝之言非真有斷金一德之契足以固結而不解者秦術窮而六國之事亦去矣明秦與六國相終始如此法有宜詳而不可略者此類是也提要不必從

戊戌四十六年韓燕稱王

考異據四十四年分註趙武靈王赧王十七年分註趙惠文王則趙亦稱王矣然諸國稱王皆書而趙獨不書疑漏

按分註云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令國人謂已曰君然則稱王者諸國之名而不稱者趙武之實也觀赧王九年趙畧中山綱目書趙君而不書王可見分註所載特本國常稱或勸張駿稱涼王駿不聽曰敢有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駿為王即此類猶春秋外稱侯內稱公也考異以為漏非是

庚子四十八年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

考異提要號作封

當從提要作封○按綱目于平原信陵春申皆曰封赧王十七年趙君封弟勝為平原君三十九年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五十二年楚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此獨書號非是至本傳以孟嘗為謚尤誤史記孟嘗君傳云文卒謚為孟嘗君夫孟嘗招致賓客士多歸之人人方自以為孟嘗君親已寧有生而稱謚者乎或泥本傳謂宜作齊以田文為薛公見梅士亨訂補綱目勲按田氏為薛公自嬰已然嬰孟嘗君父詳見分註文特代立耳非至是而後以也不可從

分註孟嘗君聘于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謂公孫戌曰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劒願獻之戌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于外者疾入諫○司馬公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

孟嘗君之用諫特為名耳觀書門版先名後過可見非真好善而樂受盡言者他不具論如魏子魏子時為孟嘗君舍人史不載其名索隱謂舍人官職記姓而畧其名恐不然為孟嘗收邑入三反而不致此與

馮驩棄責何異孟嘗君使驩收息錢于薛貸不能償者驩取其券焚之然孟嘗于驩則謝之于魏子則怒而逐豈非以彰君善聲之故乎驩曰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何疑使驩不能為孟嘗市重于齊廣其奉邑雖有結轡下拜之言詳見本傳吾知其不用矣夫為善而有名心視小人穿窬一間耳曷足道哉温公乃與不遺葑非並稱表了凡主温公此說非是得無過與

壬寅慎靚王二年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

考異提要無孟軻去魏適齊六字

按前書孟軻至魏顯王三十三年後書孟軻去齊赧王元年則此年去魏適齊四字不可少況凡例云一人往來去就關國家利害繫時世輕重者不以賢否皆書註云孟軻之類則提要不載孟軻去魏適齊疑漏當以綱目所書為正

乙巳五年秦伐蜀取之

當直書秦滅蜀伐取之三字可刪○按秦本紀云司

馬錯伐蜀滅之六國表亦書滅秦滅國自蜀始故當直書以著其罪後凡書蜀相殺蜀侯赧王四年秦誅蜀相莊五年蜀守叛秦秦誅之十四年皆可刪以上三條並見六國表此秦表也固當悉書綱目尊周例不得詳秦事刪之為是或曰秦雖取蜀蜀猶在也安得云滅勲謂蜀雖存已為秦有非滅而何況陳莊之弒蜀守之誅皆始于此益秦志在滅蜀非徒取之已也春秋有誅意之法書之以滅又何過焉始皇十九年滅趙其子嘉立于代為代王六歲始滅綱目亦先書滅趙況蜀之為國尤其微者書滅無疑○按本紀取之

下有貶蜀王為侯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疆

云云今分註不載則蜀之本末未明至蜀相殺蜀侯

又無分註所稱殺蜀侯者安知其為陳莊邪補書為

是

戊申　赧王二年齊湣王地元年楚屈匄伐秦

考異提要屈匄下有帥師字

分註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説楚使閉關絶約于齊請獻商於地六百里楚王許之陳軫諫不聽乃使勇士北駡齊王齊王大怒折節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謂楚使者受地自某至

其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發兵攻秦軫復諫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當作楚使屈匄帥師伐秦提要書帥師而不稱使亦非○按分註伐秦者王也據楚王大怒陳軫復諫不聽可見匄特奉行之耳書使則咎在懷王可知尹氏徒以無名輕戰歸獄于匄非也見下條發明

庚戌四年燕昭王平韓襄王倉元年蜀相殺蜀侯

考異據後書秦誅蜀相莊則此當書蜀相莊弑其君

書法殺蜀侯者蜀相也不書弑何失國之君也然則君失國則固可殺與不死社稷而見殺于其臣亦不足以言君矣

語云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蜀侯失國為之相者與有罪焉今以失地之責責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臣可謂權衡之平乎然此條本不當特書置不論可也

合從

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

考異提要事秦下有秦封儀為武信君七字

按分註秦封儀為武信君在說齊之前然綱目不書者非畧也欲以著衡從反覆之速耳且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諸侯復合從是諸侯未事秦而儀之為武信君亦虛矣故削之如提要以諸侯已事秦便非事實本條書法重在復從不在封儀也提要此條不必從

辛亥五年秦武王元年秦張儀復出相魏

考異提要出字在復字上

分註張儀詭說秦武王而相魏一歲卒

當作張儀出復相魏○按上條分註謂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儀則相魏者儀之詭辭而避秦者儀之本心也宜從提要先書出後書復先出後復義在出出復兩意尤復後出義在復僅相魏一事而已故從提要如綱目所云雖能著儀之詭而避秦之私心隱矣儀之心益惟恐其不能自脫故急思所以避之且先出後復尤見儀出入自如秦與魏皆墮其術而不知其義不較著哉

秦誅蜀相莊

書法蜀侯不書弒矣此其日誅何不誅則亂臣賊子接迹于天下矣蜀侯不書弒所以示不君之譏陳莊書誅所以正不臣之罪

是非不兩立君可殺則臣無罪如湯武于桀紂是也臣既書誅君安得書殺此綱目自相矛盾處書法不察猶以不書弒為譏君書誅為罪臣勳謂異事殊書可也即君即臣而兩致其罪寧有此中立之理哉必若所云是桀紂固可殺湯武不尤為通誅臣乎義何可通○按

此與殺蜀侯條皆可删葢秦既取蜀則蜀之君臣死生惟秦制之此周編也寧得為秦詳書邪春秋之義赴告則書暴逆如秦其不告于周明矣累書于冊秦紀可也惡有君編而詳臣事者哉况秦方圖周其不臣之罪殆與莊等又安得以誅義予之勳故删此二條而于五年特書滅蜀庶得輕重詳略之宜也

癸丑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考異上有使字 提要甘茂

分註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問故對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

據分註謂王使甘茂約魏伐韓宜從提要書使然茂雖受命於秦比至魏而還固請勿伐復為投杼示書

之論以要脅其君則宜陽之伐與否惟茂自制耳王安得而使之削不書使譏甘茂之專也一使字屈匀宜書而不書甘茂不當書而書皆非也而秦之貪利忘義以人主見脅于臣若不復知有君者其罪亦著矣提要此條不必從○或問茂請勿伐何專之有勲曰此茂之所以為專也茂志在伐韓特恐樗里秦惠王弟名疾所居里有樗樹因號樗里子公孫名奭議其後使已不獲成功耳豈本心哉直書茂伐誅其意也

乙卯九年秦昭襄王稷元年 趙君略中山及胡地遣使約秦韓楚魏齊并致胡兵○楚齊韓合從

考異提要及胡地下作林胡 獻馬楚齊韓復合從

按遣使約秦韓者趙也三國合從者楚也一見趙世家一見楚世家綱目分書以此提要不必從○勲意此二條亦可刪綱目尊周而列國惟秦最强凡事繫周秦者宜悉書他國舉動無關大義者皆可不錄如趙略中山致胡兵總為明年伐中山計十年既書伐

中山此條但當于分註見之至楚齊韓雖合從十一年楚與秦盟黄棘十二年齊韓伐楚楚請救于秦合從安在乎秦不臣周則周為秦耳此世變升降之大機不可不詳至合從除擯秦外皆可略葢諸國貪利忘義無始終一德者或合或離特小人反覆之常曷足録哉

戊午十二年彗星見

書法十年書彗見矣于是間一歳耳彗復見焉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一世再見者一世再見惟赧而已然則周之終于赧也决矣

彗不止十七特綱目所書止此耳非惟一世再見且

有一歲而再見者始皇七年彗星凡三見先見北方後两見西方九年彗星再見先是竟天後復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見六國表綱目不書然則謂一世再見周終于赧一歲再見而秦且興天官書云始皇時十五年彗星四見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又何說馬書法傳會綱目多此類由其不攷全史徒以綱目為據宜其說之悖也

庚申十四年蜀守叛秦秦誅之

考異提要無此七字

當從提要删此七字○按秦之取蜀非義服也書叛書誅綱目何予秦而罪蜀之深邪提要不書良是綱目贅

壬戌十六年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横

考異提要書曰秦誘楚君槐于武關劫之以歸楚請太子横于齊而立之

分註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

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横方質于齊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不得還而太子在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詐赴于齊齊人或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郢中立王吾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當書秦伐楚取八城復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請太子横于齊而立之○按横以去年質于齊十五年大書楚使太子横質于齊以請平宜從提要書請于齊然後横之本末明而齊君不留太子以要地其美亦著矣如綱目

所書是時太子方在齊楚人安得而立之至誘楚君
棿書遂雖以形其狡速然君重于地宜稍進以罪之
若但言遂特由此及彼之常辭何以見輕重之分乎
況秦遺楚書在取城之後初非一時之舉安得合為
一事邪當以鄙說為正

發明　自春秋昭十一年楚子虔誘殺蔡侯般于申始有詐誘之事聖人深貶而名之至昭之十六年楚平復誘戎蠻子殺之春秋亦直筆而書則其惡楚尤為可知去之二百載其孫棿乃誘執于秦出乎爾者必反乎爾是豈果無天道乎

天道固不可誣然安有去之二百載猶可以報反言者楚誘殺蔡般戎蠻自是平虔之惡秦誘執楚槐自是昭襄之惡春秋與綱目直書而罪自見舍當境不言而追咎既往之失若謂槐宜執于秦者不且寬秦之罪乎況譎暴如秦槐即無先世之惡其見執亦不免者如前此誘執魏公子卬顯王二十九年秦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後此誘執趙公子勝赧王五十六年秦王欲為應侯報仇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豈趙魏果皆有先世之惡乎發明过甚

癸亥十七年楚項襄王橫趙惠文王何元年齊韓魏伐秦敗其軍于函谷關河渭絶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書法乃者何緩辭也伐秦之得志此而已然則予之與非也惡秦而已矣

當書齊韓魏伐秦敗其軍于函谷關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還河渭絶一句宜刪乃退二字誤直書三國還見其急于得地貪小利而志大義也書乃近于不得已非予而何○按函谷之戰可謂壯矣然始以義舉卒為利敗孟嘗君從蘇代計欲秦令楚王割東國與齊秦出楚王以為和詳見分註曷足道哉綱目宜微之以示貶不應悉

書而深予也愚故去河渭絶一句而以還字易乃退二字見三國雖能勝秦徒以三城而還其為義不終之罪著矣劉氏但知書乃為緩辭不知以此為惡秦何如貶三國之為惡之之深也

甲子十八年楚君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

考異提要書曰楚君槐亡走秦追及之以歸書走愧槐也書不納罪趙也書追及之以歸甚秦也提要稍畧不必從○槐不返國明年槐卒于秦趙為之也上

書趙君封弟勝為平原君下書楚君槐走趙不納勝之為勝可知矣

丙寅二十年魏昭王韓釐王咎元年趙主父以燕齊之師滅中山歸大赦酺五日

考異提要書曰趙主父及燕齊滅中山

考證歸大赦下當補書境內○謹按凡例曰凡恩澤皆書非正統者必曰赦其境内後倣此

書以書大赦所以甚主父之惡而著見弑之本也本亂末治自昔所戒主父不正其本而連兵以滅人國

一旦禍起蕭牆身斃沙丘下書弑主父于沙丘向之羣飲肆赦以鳴得意者果安在哉此綱目之意也提要稍略〇境内二字可省此條凡例不必從當時列國各據其地雖不言境内寧能他及乎覼正統赦天下綱目不書天下可見漢書諸帝紀皆言赦天下綱目止書赦考證説泥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兑誅之遂弑主父于沙丘

考異提要無于沙丘三字

于沙丘明其非在國也主父力小謀大欲西略胡南

襄秦而不知禍之在蕭牆也故書以示戒提要不必從

庚午二十四年秦君封魏冉為穰侯公子市為宛侯公子悝為鄧侯

考異提要書曰秦封魏冉為穰侯芊戎為華陽君弟市為高陵君悝為涇陽君

據范雎謂秦有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有王當以提要所書為正然秦本紀謂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宛為涇陽君封邑本紀云涇陽君封宛索隱謂涇陽名市于穰侯傳又云涇陽名悝亦

自矛有悝號高陵君索隱曰悝號高陵君初封于彭昭襄王弟也則涇陽乃公子市高陵則公子悝也今提要書市為高陵悝為涇陽既與本紀不合至芊戎為華陽復不見本紀何與綱目不書華陽僅據本紀故與提要異然四十九年書逐魏冉市悝仍錄芊戎則此又不可略勳

按穰侯與市悝等皆君母弟穰侯華陽宣太后弟高陵涇陽昭王同母弟也並載一傳見穰侯傳宜得其實本紀雜他事容有牴牾者況當時唯稱華陽高陵涇陽不聞以宛鄧為名則當從其常稱以明四貴之擅秦者由秦君寵遇之厚也

庶幾春秋垂訓之意

癸酉二十七年冬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而皆去之

考異提要無遣使二字

分註齊王問于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秦亦去帝號

據分註稱帝者秦也去帝者齊也齊不歸帝號秦未必去書法宜予齊而罪秦不書遣使則首從無別非所以罪秦

也遣使二字不可少書遣使專其責于秦也提要略之非是

乙亥二十九年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之

考異提要無秦出其人募民徙之八字

當作秦擊魏獲安邑募民徙之○按魏獻安邑不得不獻者獲而已矣書募民徙之而秦出其人之惡自見此書法也提要不書徙民則無以著秦之惡綱目并書出人則又近于分注而非大書皆非也

齊滅宋此與秦伐蜀條正相反彼宜重而輕此宜輕而重皆非權衡之平者

分註宋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于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温

當書齊伐宋滅之○春秋之義凡書滅者其罪為重所以減見滅者之罪辭宋偃所為乃自取滅亡非獨齊罪也雖不得如春秋書梁亡之例梁假秦懼民非有伐之者故不

得例書見魯僖公十九年亦當有以著其罪故書伐書滅之明宋有可伐之罪而齊一舉滅之旣以見宋人不守之故而齊人之暴亦著矣若直書滅宋則齊罪彰而宋罪隱非春秋反已自治未雨綢繆之意

丙子三十年齊殺狐咺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

考異提要無亞卿二字

分註齊湣王滅宋而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咺正議斮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貴乃謀伐齊使樂毅約趙嚙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之驕暴皆

許之

咺舉宜書官不書則與白起無異五十八年秦殺白起書法云殺降不可不罪故不書斁綱目略之非是據聘問例非正統曰某使某如某註云燕樂毅則此條當從提要去亞卿二字

丁丑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為昌國君

考異提要殺作弑今按簒賊例曰君出走而弑之曰某君出走某弑之註云淖齒之類據明年

書齊人討殺淖齒竊意當從提要為是葢書法殺其君長皆以弑書豈地非列國之君乎尹氏發明曲為之說非所以示戒也

書法名齊君何失國也故淖齒書其相而不書弑

發明綱目於樂毅書上將軍者見其行兵有正大之意也四國之師書以者著燕之得衆也淖齒實弑而書殺者正齊君自取滅亡之罪也

殺下齊七十餘城句可省既入其國岀其君何城之可言哉殺當作弑雖無凡例亦當以提要為正况又有例可據乎書法發明傅會綱目不可從○毅書上

將軍特因事見官之義凡例云僭國之臣不以賢否皆因事乃見非與其有正大之意也謂書以為得衆亦非按三十六年齊破燕軍盡復齊地發明復云燕君臣伐齊未得其道無以服齊人之心又曰燕以弱小之國借助諸侯一旦兼并彊大之齊固非諸侯所樂可謂自相矛盾

戊寅　三十二年齊襄王法章元年　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

考異　按凡例治其臣子之叛亂者書討討而殺之曰誅則此當書齊人討淖齒誅之

考證 殺當作誅○謹按凡例曰君出走而弑之曰其君出走其弑之註云淖齒之類綱目特正淖齒之罪而立此例可謂著明矣凡例又曰非正統而治其臣子之叛亂者曰討討而殺之曰誅今諸刊本于齊君書殺而不曰弑于淖齒書殺而不曰誅此因舊文未經更定非朱子之本意也若弑君者曰殺討罪者亦曰殺則凡例不必立提要不必書矣尹氏發明曰淖齒實弑而書殺者正齊君自取滅亡之罪也又曰前不書弑者著齊湣驕暴之罪後書討殺者正淖齒弑逆之誅豈尹氏不考凡例而曲為之說與抑不見凡例而傅會其說與是不可以不正也

分註 淖齒之亂湣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弑湣

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于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立之當書齊人誅淖齒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討字宜刪而字義○勲按書殺之誤考異考證詳矣然觀分注王孫賈初無討淖齒之意徒以母言激而出此非母言賈亦無復此舉所謂誅意之法也安得以討義予之今但書誅以正淖齒之罪而削不稱討又以見齊人之不知義也考異考證但知凡例宜遵不知賈之討齒非可與治叛亂者同科惟易以鄙說庶幾義昭而法安也

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分註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臣願奉璧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紿取璧遣從者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賢而歸之趙以為大夫

書法書使獻璧何非事也故相如不書官交譏之

秦下宜書既而歸之既明趙璧未嘗入秦又以見兩國兵爭之始也蓋秦自梗陽之後二十七年秦攻趙拔梗陽中陽與穰凡再會矣先年會中陽是年會穰自是三年之内凡三見

伐明年拔兩城又明年拔石城又明年取代光狼城　雖非專為一璧要亦滋之釁也今但曰獻璧于秦則璧已獻矣何以考其實邪○相如不書官非譏也按凡例獻物曰某使某獻某于某註云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書法以為交譏豈不攷凡例與

壬午　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

分註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于河外澠池廉頗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絶秦望

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楊氏曰古之智者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乃棄國而逃之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而欲以身死可謂失義而傷勇矣及其完璧而歸於趙亦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雖勿往可也相如為國卿相挾萬乘之君以蹈危事其智勇又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與而或者謂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謂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

事有迹同而勢異者攷諸其時則得矣趙之事秦非

若太王之於狄也狄人所爭者土地耳秦之圖趙將并其君誅之趙雖與秦壁能保其不被兵邪且趙安得與太王比太王去邠猶有岐陽惠趙惠文王如棄趙將安所托足乎夫有遠謀者能忍近詬有大德者能忘小怨君非太王臣非周召不思所以捍國禦敵徒緦緦焉效古人之所為此宋襄之愚見譏于春秋顧可為長計哉乃若澠池之會相如固曰不行示趙弱且怯也是亦不獲已耳楊氏乃謂不往亦可夫秦於六國

無故猶發大難況請會弗許能晏然已邪以頸血濺大王此相如所以重趙也蓋折強主宜用藺相如固陰用不以語人楊氏何以知之且彼所為雖非中道然趙能側足強大間不至於速亡者未必非相如諸人之力也自是年會澠池至四十六年秦雖連伐趙皆未得志至五十五年孝王信秦間不用相如言而使趙括代頗將始有長平之禍阬卒至四十萬回視廉藺當國時何如使當時列國諸臣皆能如廉藺協謀同力先國後私秦雖欲并天下惡可得哉楊氏不攷其世至等之暴虎馮河則

吾又不知其說矣按龜山此論晦菴非之但晦菴以璧為趙氏相傳之寶古人傳國皆以寶玉為重謂相如宜不與秦亦非也使趙能嚮秦雖多與秦璧未為失策如晉荀息假道滅虢何有于璧相如所以不與秦者為秦欲無厭得寸思尺倘如其意與之則後之誅求無已故不與者示之難以絕其端若曰一璧且不可況其他乎此相如苦心為後儒淹沒久矣惜哉

薛公田文卒

考異提要田文卒下有齊魏滅薛四字

分註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齊魏滅薛四字可省如提要是罪在齊魏而薛公之惡隱矣故文不當卒而特書卒欲使後世知文之為文如此耳潛可伐非文所當伐也與伐齊不與立君薛之不祀宜哉略齊魏者所以深罪文也提要不必從按梅氏訂補于文卒下詳載馮驩事非是綱目凡卒下詳載生時言行者惟嘉言善行足為後法耳驩雖有焚責立廟等事特俠客伎倆彼方自謂為文營窟顧可以示後乎雖不録可也

戊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

考異　提要此句下有秦使楚使者黃歇歸約親于楚

分註　秦王將使武安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畧曰楚國援也隣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則韓魏必為關內之侯注地於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使歇歸約親于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質于秦

此條提要不必從○按黃歇之使非秦意也特歇恐秦一舉滅楚姑為此以緩師期耳是歇之行為楚非為秦也綱目不書秦使楚使者歸約親于楚而特書

楚太子完質于秦見明年明其非秦意也考異可删

辛卯四十五年秦以范睢為客卿

考異提要書曰魏人范睢入秦秦以為客卿

分註初魏人范睢從中大夫須賈使于齊齊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賈以為睢以國事隂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睢折脅摺齒置厠中睢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持睢亡匿更姓名曰張禄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以睢為客卿與謀兵事

當從提要先書魏人范睢入秦見魏有人不能用棄以資秦而須賈魏齊諸人以小嫌而致重禍皆可罪

也且繫雎于魏又以見雎本羈旅之客秦一旦加之上位間親棄舊長君之惡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逐冉戎市悝等綱目譏之則秦用人之失也綱目略去魏人二字非是雎本由魏入不繫之魏若秦人然則分註所載魏齊辱雎一段皆屬羡語

戊戌五十二年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

考異提要書曰楚太子完自秦逃歸君橫卒嗣立

分註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于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

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以歇為相封之淮北

太子之立由黄歇也非歇則完且不得歸況君楚哉以歇為相情理宜然故當特書以明歇之為完與完之報歇蓋相當也且當時稱四君者曰楚有春申令

按孟嘗平原信陵皆已特書顯王四十八年齊封田文為孟嘗君赧王十七年趙封弟勝為平原君三十九年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何獨于歇而略之當以綱目所書為正提要疑漏

辛丑　五十五年秦王齕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阬降卒四十萬

書法　上黨書趙何予趙之得有上黨也趙之禍自上黨始則曷為予之予趙所以惡秦也

上黨書趙罪趙也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平陽君已言之矣馮亭以上黨歸趙平陽君豹曰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顧能得

之於强大乎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乃往受地 趙不量力輕納其地至喪卒四十萬焉可勝道哉書趙上黨著禍本也何予之有乃若秦之貪暴書拔書阬其惡已著矣侯予趙而後見哉書法非是一上黨耳韓欲逃死而嫁禍于趙趙受其禍而韓卒不免本不强而末自仆六國至是已無可為矣惜哉

壬寅五十六年魏以孔斌為相尋以病免

考異挑要書曰魏相孔斌免

分註初魏王聞子順賢聘以為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

飲水吾猶安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于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位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于秦秦為不義我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歎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以病者斌也尋免者魏也書尋以病免惜斌而罪魏也斌固賢者使魏始終任之國猶可為陳計不用遂以病免魏用人若此能保其不為秦乎此綱目所深惜也故書之異于常辭以尋連書具見知人不明隨聲進退之誤如提要

所書與秦免范睢無異秦昭襄五十二年書秦丞相范睢免何以著斌之賢哉

癸卯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

考異提要書曰秦王齕伐趙

分註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乃使王齕代陵明年分註云王陵戰不利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據分註伐趙者非一將始王陵次王齕又次鄭安平凡三易將故不書主名提要不必從

乙巳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考異提要書曰秦伐韓取陽城負黍伐趙取二十縣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京師陷王卒

分註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城斬首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于周

是歲卒

當書秦伐韓及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京師陷王卒○按京師可陷何有於列國韓趙所失之地雖

不書可也提要取陽城貢秦二語可刪　綱目既冠秦而周復書獻則典刑紊矣書獻乃本國之辭綱目尊周不應以秦紀為據按凡例割地從小入大曰獻書法亦云獻者下奉上之辭周可謂小赧可謂下乎謬甚　勳故改從提要而于伐韓下補書及字明秦之貪暴無饜天子之師初非得已者又以恕王而深責秦也若曰王入秦盡獻其地則罪専在王夫王之不王寧待今日且曰陷曰卒凡例正統曰崩失尊曰卒　其罪已著奚俟書獻然後見哉

綱目續麟卷一